

黄永玉画

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，黄永玉所作，其上长题有云：某日于西郊莫斯科餐厅，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，孤寂索漠，坐于小偏桌旁。餐至，红菜汤一盆，面包果酱，小碟黄油二小块，先生缓慢从容，品味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。先生居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，真大忍人也。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带回者。

公子之藏：张伯驹旧事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文化奇人张伯驹生于1898年3月14日，今年是他120周年诞辰。

“民国公子”是张伯驹一生中最知名的头衔，而“中国第一收藏家”则是他的又一顶桂冠。张伯驹一生只懂、只会、只爱三件事，收藏、诗词和戏曲，而收藏又是他的最爱。张伯驹的收藏故事如今已成传奇，知之者将其称为“公子之藏”——张伯驹之所以获此声誉，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世家身份，而是缘于他迥于常人的收藏理念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执着。

他是贵公子

张伯驹是河南项城人，袁世凯表弟、民初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。

显赫的家世让张伯驹跻身“民国四公子”之列，关于此事，他在《续洪宪记事诗补注》中写道：“人谓近代四公子，一为寒云（袁世凯次子袁克文），二为余，三为张学良，四、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卢小嘉，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。又有谓：一谓红豆馆主溥侗，二为寒云，三为余，四为张学良。”

张伯驹收藏以书画为主，1920年代末他收了康熙皇帝御笔一幅，上书“丛碧山房”四字，这是张伯驹的第一件藏品。“丛碧”一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《千石岭》一诗：“不知山几重，杳杳入丛碧。”张伯驹喜此二字，遂以之为号，并将自己弓弦胡同那所占地十余亩的大宅也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后来他在《丛碧书画录》中记下了这段渊源：“任邱博学鸿词庞垲（康熙年间进士，曾任福建建宁知府）号丛碧，此或赐庞氏者，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。而予所居，好植蕉竹花木，因自以爲号。”

张伯驹的丛碧山房原是李莲英旧居，古朴典雅，这所大庭院可以说是他的一件大藏品。张伯驹经常在此与友人雅集聚会，对张宅那种不动声色的排场，京城顽主王世襄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：“会后他（张伯驹）常留客人吃饭，不是筵席而是家厨备膳。有一道菜每次都有，深受大家欢迎，是任何饭庄、餐厅都吃不到的——清炒口蘑丁。”自诩为京城第一美食家的王世襄非常清楚，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，产量极少，异常珍贵，如今因生态破坏早已绝迹。口蘑味道鲜美，远非其他菌类所能及，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或打卤，从来舍不得多放，舍得清炒的大概只有张伯驹。

对于张伯驹这座典雅的巨宅，收藏家马未都曾经如此点评：“在今天北京城里，这样大的四合院，先不说买要花多少钱，拆迁就要拆出3个亿。”但正是这所价值不菲的宅院，后来却被张伯驹拿去换了一幅画。

这幅画便是隋代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，此画据说是展子虔存世的唯一真迹，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“展子虔游春图”字样。画家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廓，人物虽小如豆粒，却一丝不苟，形态毕现；山石树木也用线条勾出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行笔的轻重、粗细、顿挫、转折。从画上题记钤印可知，《游春图》曾分别被宫廷、皇族和权贵收藏，在《钤山堂书画记》中也有著录，是一幅流传有序的中国早期山水画珍品。

清代《游春图》再度被宫廷收藏，后被溥仪带往东北。1945年后此画流落民间，被北平和东北的几位古董商联手收购，准备以高价卖给外国人。为避免这件国宝落入洋人之手，张伯驹以170两黄金的高价将其收入囊中，为筹集款子，张伯驹除把丛



“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”——文化部
长沈雁冰亲笔签发的褒奖状。



《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》，黄永玉所作，其上长题有云：某日于西郊莫斯科餐厅，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。

碧山房出手，还将夫人潘素的首饰变卖。后来，张伯驹把自己在承泽园的新居命名为“展春园”，甚至还以“游春主人”自号——他是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方式来庆祝此事的，由此也可看出他内心的自得。

一个纯文人

旧小说、戏文里常用“诗词歌赋，无所不晓；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”来形容才子，其实这正是张伯驹的真实写照。

张伯驹从小即受诗书熏陶，阅书无数，他的文化、修养和审美就是这样慢慢熏陶、培养出来的，这也使他的收藏品味和欣赏趣味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。著名画家黄永玉虽然比张伯驹小20多岁，却对他知之甚深，黄永玉在《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令人难忘：“老人读书与今人有别，修德与游玩亦与今人有别，古法也。”

但并不是每个才子都会收藏，这个风雅行业还需雄厚的财力支撑。张伯驹出身鼎食钟鸣之家，这似乎不应成为问题，然而有一次他却在钱财方面为了难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年，皇族画家溥心畲所藏唐韩干《照夜白》被古董商买去，转卖国外牟利。张伯驹得知后极为痛心，当时他正在沪上，想阻止都来不及。溥心畲手头还有一件国宝《平复帖》，张伯驹唯恐这件宝贝再流失海外，于是便急忙委托一位朋友去溥宅商量，表示自己愿出价收藏。

溥心畲是晚清赫赫有名的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之孙，以画名世。他收藏的这幅《平复帖》，是西晋文学大家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，不足百字，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，其中有“恐难平复”之句，故被后人尊为《平复帖》。《平复帖》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法书真迹，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，笔意婉转，风格平淡质朴，有“中华第一帖”之称。

对张伯驹的要求，溥心畲并未回绝，只是随口要了一个天价，让张伯驹吃了个闭门羹。张后来在《沧桑几度平复帖》中回忆了这段旧事：“但溥先生表示，当时不需要钱，如果实在要买，需出价20万大洋。这我是拿不出的，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，以免此件流出国外。”

第二年，张伯驹又托溥心畲挚友张大千牵线，愿以6万大洋收藏，溥还是没有答应。恰巧这年春节前溥心畲母亲去世，急需用钱，欲将《平复帖》出手。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，经书法家傅增湘从中说和，最终以4万大洋成交。

历朝历代的收藏者，包括宋徽宗等人都在《平复帖》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记，唯有张伯驹没有留下丝毫印痕，只是在其《丛碧书画录》中作了详尽的记录。这本线装油印的小册子，是张伯驹一生所藏书画精品的汇总，他在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，道出了几十年收藏书法古画的艰辛和愉悦：“予生逢离乱，恨少读书，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，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，人或有訾笑焉，不悔。多年所聚，蔚然可观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。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，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，陶熔气质，洗涤心胸，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。”

字里行间勾起了无数文人雅士的遐想与共鸣，但其中的苦与乐只有张伯驹自知，然而这种别有风味的苦与乐，又何尝不是嗜藏者所孜孜以求的极致境界呢？

散淡真名士

“予所收藏，不必终予身，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。”这便是张伯驹收藏的初衷和目的，很明确，很简单，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，难怪人们常说张伯驹之后再无收藏家了。

1950年代中期，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一道，将陆机《平复帖》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蔡襄自书诗册等八件绝世珍品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。此前，他们还把《游春图》等无价之宝献给了国家。张氏夫妇用一生中最珍贵的藏品，换回了文化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的一纸奖状：

张伯驹、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，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、宋范仲淹道服赞卷、蔡襄自书诗册、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赠给国家，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，特予褒扬。

部长 沈雁冰
一九五六年七月

西方豪门有将财产捐献社会的传统，钱财捐给基金会或慈善机构，文物捐给博物馆。在这方面，张伯驹早就与世界接轨了，他的这些善行义举，也的确值得后人作为楷式。

这就是张伯驹，一个中国老派的文人，闲适冲淡却又温润自然，没有岁月的洗礼，没有生活的磨砺，是很难达到这种境地的。读懂张伯驹，需要时间的打磨，所有这一切，都如同他的那些珍藏。📖